

盧騷懺悔錄

凌 心 渤 編

自力出版社刊行



引言

盧騷 (Jean Jacques Rousseau) 他生於瑞士的日内瓦 (1712 1778) 他是絕端浪漫派的先鋒。是法蘭西的大文學家和大哲學家。他的父親是一個窮困的鐘錶匠。母親是牧師的女兒。盧氏在年幼時代，因他母親早卒。父親又流浪在外，所以是沒有受到慈愛和教養的孤兒。至於他的整個生活，全在本書中可以明白。

盧氏的一生著作很多，他的社會契約論是鼓吹革命成功的不朽巨著。他主張提倡人權，促進人類的自由平等。因為他思想激烈，不容於當時的政府，於是他就做了亡命之客，東逃西躲，到處難以容身。他幾乎為之瘋狂。後來被赦回巴黎。於是便終老是域。

懺悔錄一書，是他最奇怪的自傳，在本書里他痛認自己的一切過失，完全表出他自己的真面目。他認為隱瞞罪過的人比罪過的人更壞，所以他告訴他

自己的思想與行為。竟不願世人去評判他的好壞。

本書簡章意狹，希望讀者，還得去看足本及原本，如此可以更明白這位大思想家的一個較確切的真相了。

盧騷懺悔錄

凌心渤編譯

第一章 (1719——1723年)

我須要着手做一件工作，這工作對過去沒有可舉的例子，對將來也沒有人能摹仿得來，要把我完全的自己寫出來給世人們觀看。

我也曾研究過關於人類的行動和做事，於是我明白我是不等於世人的，我不敢說比人家好，可是我生存在這大自然里做人至少與衆人兩樣。至於好或壞在本書的終結就可獲得正確的判斷。

我將拿着本書在無論什麼時候，要站到那至高無上的主宰面前。大聲疾呼——這就是我的思想，就是我的行為——我不管什麼？絕不以假的偽為真有，以真的偽掩無有，也不頌揚我的功德，也不隱瞞我的罪惡，可說這是我最深處的靈魂，我要赤裸裸地六着膽子敘述出來。

一七一二年我生於瑞示的日內瓦，父名依搜·盧騷（Isaac Rousseau）

母名秀桑·貝娜，祖上傳下的產業，因為有十五個孩子均分，所以父親所得到的很少。他是一位精於技能的鐘錶匠。母親是一位有錢牧師的女兒，德容莊麗，聰明而賢慧，父親和她結合，確是煞費了一番苦心。他倆在幼年時代，已下了愛情的種子，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。直到十多歲時，親密得更是形影不離了。他們的情感，因心靈的和諧生出愛慕，因愛慕而又堅他倆的信守，似乎他倆的愛情是天之所定的，雖然無情的社會時常磨難他倆的精神，可是因磨難愈多，而感情愈增真摯。情郎君娟戀夢，豐盈的兩頰而漸見瘦削了，愛人爲稍免他的結縭起見，就勸他出門遊覽，希望以自然美麗的畫圖，寥慰他的憂愁。他在自由的旅途中，每見一草一物都會觸起他思想的懷抱。情人的麗影沒一刻離開他疲懶的腦膜，從他倆這一番的異地苦念之後，又深深地增進了他倆情愛上的熱度，愈感到片刻也不能使他倆分離了。

適當其時的我母親的胞弟克伯彼納，也愛上了我父親的妹妹。以致天從人願，有情人都成爲眷屬。婚後一年，雙方都抱了小孩，可是沒多時候，兩個丈夫

都因為事務的羈絆，悵悵然離開他們甜蜜的伴侶而去了！

我的舅舅是個工程師，曾在希臘、匈牙利做過事，並在勃克突之役立了戰績，而我的父親呢？他生了我哥哥以後，就到土耳其京城君士坦丁堡去做御用的鐘表匠了。

在那個別離的階段中，我那個難能可貴的母親，倍受社會人士們的讚頌，當法國公爵凱羅更崇慕我的母親，很在我母親面前獻着慇懃，在三十年後遇到我，他還提起她的一切，可是我母親情愛專一，矢守艱貞，她就在這時候催促父親回來，但是不到一年，就生下我這羸弱的孽障，竟送了我母親的性命，於是我一生的悲劇也就此發軔了。

我不知道父親怎樣的悲哀，我祇感到他時常寡言而沈默，他看見了我更會觸起他的慘痛，他永不會忘記我是換了她的生命的人，他吻我時，見他有無限的怨恨，悽苦寄於溫柔撫愛的感傷中，他每對我這樣說：

「傑克呀！我們來談談你的母親吧！」

我答道：「好的，但是我們要傷心呀！」

這句話已深刺他的心房，悲苦的情緒使他瑩瑩淚下，低低的歎息，這樣雖然已經四十年，可是他每在談話中，每每提起我的母親，他總是唏噓流涕。

我生來就患泌尿病，很難有發育的希望，而且那種病症熱陷不可挽救的途中。現在我還感受他的痛苦，我寫到這兒，便是感謝我的姑母，她費盡心機，撫養我成人長大，她現在已經八十多歲了，我恨不能在她年邁時報答她的恩惠，還有我的乳母茄克林，她雖死了，可是她的形象還使我深深地追憶。

由感覺而產生思想，是人類本能的定律。幼小時，我也記不起了，我不知道怎樣去念書，我似乎有一個念書的感覺罷了，我從認識了字後，我就讀着我母親遺留下來的許多小說，父親每和我同讀，所以我的興趣更濃厚了。有時我和父親甚至讀到曙光全露的時候，才感慨地一同睡覺。

一七一九 一七二三 在一七一九年的夏天，我把那些小說都讀完了。於是我到外祖父家去借書，這真是我的幸運，使我得到從前一個風雅的牧師的許多珍貴的書籍。於是我在父親工作時，常念給他聽，我最愛看勃理的偉人列傳，後來漸漸喜歡看阿剌的亞里斯多得的亞耳門等的著作，常與父親

辯論着，從此我對這共和的精神和自由的觀念，刻入了我的心坎，而我高傲強硬的品性，更加堅持了。在我的腦海中，起伏着希臘羅馬的偉人和歷史中的英雄豪傑，深覺的感到是我最好的榜樣，有時我興奮地高談着，怒目橫眉，不住的手舞足蹈，大家見我的手正勇敢的放在火爐上去，不免使他們吃驚。

我的哥哥，也是學做父親手藝的，比我大七歲，因為他沒多讀書，他就不循規矩，日趨於墮落之路。有一回父親憤怒了，打他一頓，我以體遮住哥哥，替他受罰，父親見我痛哭勸解，又怕傷我的身體，終於住了手。於是哥哥便逃匿無蹤，音信全無，因此我竟像一個獨養兒了。

我小時可算是養尊處優了，但我不喜歡獨到街頭和羣兒玩耍，至於孩子們的饒嘴，我當然不能例外，我也曾偷過糖果。物品，但從沒有損壞物體和冤誣旁人，只有一次，我在那個多嘴老太太的飯鍋里，撒了一泡小便，這便是我的壞事，如今我想起了那回事，還覺得十分好笑呢！

我不會變壞人的，因為我接觸和環境的人物，都是溫柔善良，父親，姑母，乳娘，以及親鄰等，都愛我而不是故意媚我的，我自己也以愛親人，也沒有不良的

惡習產生。除父親伴我讀書。及和乳娘散步之外，便當在姑母身旁。看她織錦，聽她唱歌，我在她左右片刻都會愉快的，她的樂天的心情，溫婉的品格，美麗的面容，以及她的聲音笑貌和姿態，至今還呈露在我眼前，她真是一個可人兒。

我成了音樂癖。這都是我姑母引起的。她每一曲高歌，那嬌柔婉細的餘音，娘娘地可以灑盡愁人的懷抱，使我愉快而忘情。現在她雖衰年老顏，但有時她還會像孩子般的悲唱着那些調子。

以上是我初降人世享受的那些溫柔的慈愛，由這種環境，養成我自大溫柔的情，於是在剛柔之中，就造就了一種矛盾的自我，使我的生活徬徨在克己和智慧的情緒間了。

我的教育中止的原因，是爲我父親和一個法國軍官歌特有了嫌隙，那軍官誣告我父親持刀行劫，但我父親反訴他挾嫌誣害，循例他也得監禁，可是後來官方把此事無形的擱置了。我父爲保全名譽和自由計，便離開日內瓦，遠越異國，不數年他就客死在外了。

於是我依棲舅父和他的兒子，同到柏塞去，寄居楞柏先生處學習拉丁文。

和其他功課。

在柏塞過了兩年的鄉村生活，却減去了我不不少的放浪脾氣，因為我要在醉心的自然里賞覽那些層出不窮的善變的景色，於是我常常逃學，專去遊訪幽美的風景。幸虧楞柏先生，管教得法，不使我們讀書受到拘束和煩厭，所以我還能繼續着讀書。雖然我學到的東西不多，但却沒有忘記。我心靈也得以稍慰了。

我常醉心于自然的環境里，心胸的發展，養成我高尚的愛情。我愛我的表兄甚於自己，他也是個瘦癯的少年，但他心情十分溫良而和藹，所以兩人間的感情始終相得。我們偶有不快之處，也會互相遷就的，如果兩人有時鬧翻了，也不必旁人來調解，不到一刻鐘，就立刻會和洽起來，所以我們在柏塞到日內瓦的五年間，我倆的親愛始終不二。

像這樣的生活下去，我將養成始終不移的品性，那種溫柔恬靜的情緒。愉快的環境，都可奠定我人生的基礎。我想，信世人都比我誠實，我能以親近的人所愛，我那溫良的品性和我表兄一樣，就是楞柏先生，也很和藹的，我在他們

下受教二年，未曾受他一次的呵斥。我的性情，更趨向於大自然的懷抱。有『我愛人，人人愛我』的觀念，我常記得，在教堂誦讀聖經時，每在遲疑，楞柏師姊便會現出困惱的情狀來，真叫我赧顏。

楞柏先生的妹妹，對我好像一個嚴厲的母親。她常用恫嚇的方法來懲罰我們，我很怕，但她有時體罰我，我的內心却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快感發生出來。我反不怕她。這大概我含有『早熟』的性緒勃發，異性肉體的接觸反使我愉快，如果師伯來體罰我，我也許會感到淡而無味。

我因無意的犯過，曾受過她第二次的處罰，後來她感到處罰不能發生教育的效果，於是她不再運用了。

我常睡在她的牀上，她撫養我真像她的大孩子一樣。我真覺得三生有幸了。

八歲的小孩，愛了三十歲女人的懲罰，因而引起我強烈的性感，誰會相信呢？可是我倒了成年的時候，還保持我的純潔，雖然常在幻誕的戀慕佳人而煩悶，然而我還不像俗世人一樣的表演出來，不過我那時在想，我的對象只要像

榜柏師姊那樣純潔，我就滿足了。

我非常渴慕女性，在我發育期內，但我受到教育的灌輸，始終未涉淫亂，並且我有三個賢德的姑母，時常教訓我，家庭的環境善良，不致使我墮入邪魔，所以我到成人以後，尚不懂何謂『異性結合』。有時我聽到妓侶們淫蕩的醜態，我終掩耳閉目不敢傾聽。有一次，我聽人說起桑間濮上的苟且行爲，我覺到太不像我們人類之行爲了。

當我每興慾念，便把教育的力量來自主，有時我慾念澎湃到沸騰的時候，我便理想一個女子引入我的夢寐中，以寄我興奮的慾念而已。

此種早熟性，對性的刺激是必然的，但我總不以其熱烈的情緒放蕩於女子的面前，我始終忍耐着，而且我的怕羞的癖性，懦怯的舉止，很不容易得到女子的歡心。當我愛慕女子的時候，但我愈不敢說出口來，我時常爲那情慾纏繞，牽制着我時起時落的心緒，情愛的夢轉輾不息，在我的睡鄉中，由此我孱弱的氣質，純粹的感情以及浪漫的心情無形混合了，便構成我這樣的情感和守禮的行爲，如果在我熱烈的情火正當蓬渤的時候，只要稍越正軌，必有發生許多的

流弊而不堪設想了。

我像這種怪誕的懺悔，都是類乎這些可笑可羞的事情，事實也沒有什麼罪惡可言，現在我雖老耄，但是那小孩子的習性尚未改脫，如果我愛了人，而我的熱情的烈焰必至於目迷神昏，必致消失我的感覺，可是我沒有人可以表白我的熱情，除了我在童年時代，曾經有過一個同年的姑娘。

有一天，我在房內看書，不知誰惡作劇把楞柏師姊梳齒完全折斷了，因為我到過她房里一次，於是她便來責問我，我當然不承認，雖然她繼續威嚇恫嚇我，我仍是不承認，不知誰去叫我舅舅來，其時剛巧表兄也遭了一樁錯失，我們都受到極嚴厲的處罰。

到現在我回憶起來，時隔有五十年之久，但我始終否認我是有罪的，因為我毫未去損害過梳齒，有人提起這回事，我便答以不明白。

一個品格溫良而怕羞的，有熱烈的情感而又傑傲不調的兒童，他對世事毫無所知，但我受到這當頭的棒冤之後，我的情感、心緒、智力、道德各方面，使我深沉地感受着，這種不適當的矯正兒童的方法，至今還留着微痛哩！

人家對我的誣譏謗誹，在我雖毫不介意，可是在我的內心總感受此種安然莫名的罪孽加在我身上，很使我深沉地難受。而我和表兄却處于同樣的情狀中，我倆互抱在牀上，莫可言喻的悲憤引起我倆潸泣，把心地的怒火宣諸於口，我們不禁喊着：劊子手！劊子手！

我受到第一次不公正的虐待，此恨綿綿永遠不會磨滅這個情景的，這個影響使我推測着世間那些橫暴殘酷的情形來，因此我看到君主專橫，社會惡霸的殘暴，都是我憤怒之源，每欲抽刀貫此首之喉，洩盡我的怒氣，有時我偶然瞥見雞、狗、牛、馬之類，受着同類的欺侮時，我往往用石塊趕散它們，這一個品性，便是我第一次所受的遺恨所致呵！

我自童年生活告了相當段落之後，天真的狀態亦漸見減少，我們這時還在榜柏家住了好久，雖然仍像住在樂園里，可是我們一切的愛情尊敬，親近，信仰等等已不能連繫於師生之間了，並且也沒有什麼拘束，反而學會了遮飾和反抗的脾氣，對那些鄉村的風景，已不能使我們留戀。眼簾中似乎充滿着荒涼寂寞的色彩，對境對人，隱懷着厭倦的意態，後來舅舅把我們帶回家去的時候，

我和楞柏先生兄妹離別，倒也沒有依依不捨的情景了。

從離開柏塞已經三十年，可是每在我沈默中回尋我的已往的快樂，還覺得在一個甜密的夢內，但是那些事跡太屬於瑣屑的事，平凡的敘述出來，不會感動人家，而且也沒有多大的價值，所以我只自認我的過去是一樁在無聊時候興奮的形象罷了。

要討讀者的歡喜起見，我先得把楞柏師姊的那件事做個開端。她有一次在園地上跌了一交，我很好笑，並以爲她倘從梨樹上跌下來，一定更有趣，但因我和她相愛如母子，便替懸心提膽了。

諸位大概都以爲要把那棵梨樹爲提起你們興趣的材題，不錯的；不過這是一個悲劇。你們也許要抖擻呢！

園門外那個高阜，是大家休息的地方，因爲沒有樹蔭。所以楞柏先生，植了那棵梨樹的秧苗，當然我和表兄幫忙着種植的，但我們私自折了一根柳條，距離那棵梨樹八九步也種下了，於是把四圍也弄了一個凹潭引水流入。費了許多心機和時光，才把我們的計劃完成，我們快樂地希望不久可以供我們納涼

的須用了。有了這種痴想，工作便例外的努力，又把附近的泥土翻鬆，使水流容易通入，這工作在我們認為妥善以後，又耐心地希望灌溉梨樹的時候，再分潤給一些柳樹。到了灌溉的時候，楞柏先生仍像以前那樣的來看管，我倆便竭力設法遮蔽那棵柳樹，不使他看見。可是在第一桶水灌下的當兒，涓涓的流水從那條小溝里直通到那棵柳樹四周的鬆開的泥土中。楊樹便可以盡量吸收那清潔的水分。我倆不禁狂叫起來，楞柏先生驚訝地回視，被他發現我倆別有用心，的做成的兩個水潭。他也不覺驚喊，立刻提了一把鋤頭，把那條歸溝一陣亂掘，片刻間把那楊樹和水溝一齊破壞無餘，在他殘酷的蹂躪中，還不住地喊道：『一條水溝！一條水溝！』我倆的心片片慘碎了。

那棵梨樹的印象給我很大，我在一七五四年到日內瓦時，很想再到柏塞去看看那棵梨樹，如果我能看到的話，我想把我的熱淚去滋潤它，呵！我終不能忘情於那棵梨樹。

在日內瓦的舅舅家住了一年，我只盼着時光有機會決定我將來的趨向，我的表兄，舅舅叫他學工業，教我練習繪畫和幾何，我對繪畫很發生濃厚的興

趣，也隨同表兄學習，然而我對我的前途很喜歡去做牧師，可是缺乏資產，而且年齡又輕，他們以為不必立刻決定我職業的必要，我也樂得暫度這安閒的生活。

舅舅是個貪圖安閒的人，舅母是宗教的信徒，她終日忙於禱告祝福，所以都不甚管束孩子的，因此我們十分自由，我和表兄時常聚在一處，激情的熱度跟隨時光這樣無窮的增加着，却不願意再與別的兒童玩耍，因為家里的玩具很多我們也不想再到外面去遊玩了，有一次，我們看見意大利人到日內瓦來做木頭戲，我們回家後，便和表兄摹仿着，編了戲文，胡鬧地做着木人戲，我們見了舅舅的演說，我們也跟着學習，趣劇層出不窮的過下去，也不知光陰之過去了多少，而在我倆的友愛，更覺得有無窮的意義了。

我和表兄形影不離的情形，不免惹起羣兒們的注意，表兄身體高大，我却矮小，兩人相形之下，足使小孩們的好奇，他常有那種說「拍拉得拉」的土語的口病，因此他們就給他一個渾名叫做拍拉得拉了，我們一出門，他們就滿街亂喊「拍拉得拉」起來，我憤怒地和他們交手，但是我鬥不過他們，表兄雖然